

今年年初，我

到海拔3000多米的新疆某边防团采访。闲谈间，大家开始聊起各连队筹备过年的种种。累月经年，人们对于“年”该怎么过已有了一相对默契的认识，可对于边防军人来说，那些原本是日常生活里的“约定俗成”，却不容易实现。为了守护万家灯火，他们在军营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。给自己的父母、伴侣、亲人、挚友当面拜年并送上热乎的祝福，是很多官兵揣在心里的愿望。

听一名战友说，军营里每逢过年，最忙的要数炊事班的同志。如果说大伙儿还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拜年，那么，炊事班的同志从早晨两眼一睁就得忙到半夜。如今连队的伙食水平已超出人们的想象，不但果蔬肉类的供应频率极大提升，品种也很丰富。不过，再稀罕的拜年“贺礼”，也比不上除夕那天大家亲手包的饺子。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边防连队，煮饺子成了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差事。有经验的司务长和炊事班长会提前将饺子蒸个半熟，等热水滚沸后再瞅准时机一口气下锅，之后紧盯着表盘时间。这个时间参数是经无数次失败后总结出来的宝贵数据。只要计时时间到，就得立刻挥动臂膀，将羊群似的饺子一股脑儿捞出来。待团圆的饺子捞得差不多了，“总指挥员”再拿着笊篱扫着锅里，盘算一下煮烂的“面馅汤”够

边防军营里的光

董夏青青

让连队更有过年的气氛，通信女兵会准备很多节目，在节目轮番上演之时插空吸氧，谢幕时齐声喊出：“给全连的战友们拜年了！”即便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，家属们想在除夕夜赶到边防连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冬季严寒缺氧始终是一道天然屏障，将许多有心上山的家属拦了下来。听一名战友说，为了赶到连队看望自己的丈夫，守着倒计时当面说一句“新年好”，一名军嫂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走走停停，才最终戴着氧气面罩同丈夫见面。见到爱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个地方这么苦？”她的丈夫当

着战友们面只是豪爽地笑起来，说：“你问问他们，我们都觉得有多苦。”

的确，战友们都知道，苦是相对的。在除夕夜，自己还能见到一年甚至多年未见面的亲朋，有的战友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他们时时会想起那些再也无法见面的战友。过年的日子里，不少战友会在归家探亲途中，相约结伴去探望牺牲了的战友父母，给他们拜年。一名指导员曾讲起，连队一名战士牺牲的那年春节，他和几名战友一起去往那名战士的老家，想去烈士陵园吊唁在故乡落葬不久的那名战士，不承想在陵园里遇见了牺牲战士的父母和家人。吊唁结束后，指导员带着几名战士去牺牲战士的家里，在他生前住过、如今依旧保持原样的卧室里，放下了一块从高原上带下来、被河水冲得浑圆的昆仑石。

这两年的春节，网络上很多年轻人通过视频的方式和边防军人一同守岁。屏幕上快速闪过的弹幕中，很多内容都是拜年的吉祥话和美好祝愿，比如希望落在他们肩头的雪花能再轻盈一些、芳香一些，让这些最可爱的人能够在酷烈的凛风中感受到春意的酝酿。事实上，在祖国的边境线上，无论是终年积雪不化还是四季始终炎热，战士们都早已将温暖的光深藏于心——这光，来自对职责使命最坚实的理

解，来自对身后闪烁的万家灯火最质朴真挚的珍爱。

在故乡行孝礼儿

李云雷

我们那里讲究天亮之前拜年，我爹一直遵循这个老礼儿，带我先去奶奶家拜年，再去梅爷爷家拜家谱，然后去几个伯父家拜年。大年初一，天还没亮，爹就叫醒我，出门去拜年。出门之前，我要先给爹娘拜年。出门后，一路上爹在前面默默走着，我在后面默默跟着，两个人很少说话。爹有点严厉，我很怕他。爹是很讲规矩的，他给我大爷大娘拜年，是真的跪在地上磕头。他一跪下，我大娘赶忙跑过来拉他，说：“你年龄大了，还磕啥头呀，让孩子磕就行了。”我爹嘿笑地说：“该磕就得磕，一年一个哩。”回家之后，我还要跟着堂哥们去给其他长辈拜年。一路上我们说笑着，偶尔扔一个小炮，吓人一跳，天色就渐渐亮了起来。

我们这支拜年的队伍走进二爷家，挤挤挨挨地站满整个院子。俭哥高喊一声：“二奶奶，给您拜年来了！”屋里的二奶奶听见，便赶紧掀开门帘，跑出来：“是小俭呀，这么远，你们还往这边跑干啥？”二爷手里拿着烟也跑了出来，抽出好几根往几个领头的人手里塞。俭哥笑：“二爷，您先别忙，等磕完头再说。”说着，便对着打开的堂屋门口露出来的老人雕像，跪下磕头。我们见俭哥跪下，也都纷纷下跪。二爷在旁边躬身站着，双手像捧着东西似的举在腰部——这是擎受的礼节，表示答礼。磕完头后，俭哥站起来，高喊一声：“二爷——”便又跪了下去。二爷赶紧上来拉，嘴里说着：“给老人家磕就行了，咱就不磕了。”说笑间，俭哥又喊一声：“二奶奶——”二奶奶刚刚跑出来，发现忘了拿吃的，赶紧回屋，这时，手里端着盛满花生瓜子糖果的篮子，跑出来，说：“别磕了别磕了，快点吃瓜子。”说着给每人抓一把，往口袋里塞，边塞边问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，看着咋面生呀？”旁边的人就告诉她是谁家的，二奶奶笑着说：“都长这么高了啊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你还认得我不？”被问的孩子害羞地点头，一转身飞快地跑走了。

对于那时还是小孩的我们来说，拜年最喜欢去的是两家，一个是我大娘家，一个是我家对门的衍明叔家。衍明叔在县城里上班，他家的糖果花生瓜子都是最好的，还有别人家没有的吃食，如小橘子、山楂条等。每次去他家拜年完，我们这帮小孩出来总要比较一番，看谁得到的糖果多。我大娘则分外热情，一进她家的大门，喊一声“大娘”，她就端着小篮子出来了。有时我们不要，我大娘就佯怒地提高声音说：“快伸开兜装着！你娘不让你要？今天你娘说了不算，过年哩，到他大娘家来，还不让吃点东西呀，就说你大娘说的，今儿个非不要不行！”说着，就将一把花生瓜子硬塞进我们的兜里。她这才高兴了，满意地高声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去玩吧！”我们便捂着自己的衣兜跑开，捂着兜是怕跑得太快，满满的花生瓜子撒出来。

过去我以为拜年就是磕头，长大之后才发现，磕头在现代社会确实显得有些陈旧。但磕头这种形式，在我们老家仍保留着。同时，拜年的形式也越穿越多样，如电话、短信、微信拜年等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任何文化都有其传统礼仪，一个人给自己的父母长辈磕头符合情理。所以，每次过年回到故乡，我仍会入乡随俗，跟兄弟子侄一起去拜年。只是时光流逝，长辈渐次凋零，我磕的头越来越少了。

新年好！拜年了！
每当新春到来之际，耳边总萦绕着连绵不绝的拜年声。拜年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，也是最中国式的新年礼仪。一声声拜年中，一句句祝福里，一次次举止间，凝聚着多少温暖的真情，深藏着多少美好

的心愿，蕴含着多少深厚的文化。当时光流淌到今天，拜年的形式和内容也从传统走向现代，但文化的根脉始终未变。让我们在拜年中，一起感受这浓浓的年味，走进这独具魅力的中国年！

——编者



▲中国画《岁朝图》，作者齐白石，北京画院藏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 汪哲平

一起说新年好

北乔

时光不由分说地明亮起来
清澈，温暖，每个人的脸庞都是
一盏灯，孩子们的天真
春江四溅的水花，人间从不缺少
飞翔

锣鼓声与鸟鸣同样的清脆

春不是来到，而是初醒
就像人们把心头的一抹红
挂在门楣挂在目光里，阳光里的风
有了模样，所有的欢乐

都可以是同一种心跳，同一种表情

乡音改或没改，不重要
讲古的人，也在说未来之事
请相信，爱从来都在
此刻，将漫长的人生揽入怀中
我们只需一起说
新年好

我与朋友说喜鹊能给人拜年，朋友不信，说喜鹊不知年节，何来拜年一说。我用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”来解释，说了自己的切身经历，朋友听后感慨地说，难怪古人皆爱喜鹊，看来喜鹊果真有些灵性。

多年前，我在黑龙江五大连池风景区工作，因为除夕夜要去节日不休息的单位慰问在岗职工，无法回父母家吃年夜饭，只能初一早赶回去给二老拜年。

我们家一直保留着山东老家的习俗，拜年讲究一个早字，初一清晨就开始出门拜年。小时候听母亲说，大年初一晚起的人一年都会懒，明知这是玩笑，我却当真，大年初一不会晚起，在拜年这件事上也总想拔个头筹。工作的地方离父母生活的村子大概有十几公里，于是我和司机师傅约好初一早出发。

没想到，这次回家拜年遇上了麻烦。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雪深过膝。南北向的马路尚可行驶，东西向的路面被强劲的北风雕出一道道高低不平的“坎”，吉普车根本无法通行。司机师傅跑冰雪路虽经验丰富，遇到这种情况也毫无办法，车子勉强开到一个叫青石村的地方，就再也不能前行。无奈，我让师傅原路返回，自己步行回家。

春节前后是当地最冷的日子，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。好在雪住风息，若是刮起大风来，路就更难走了。极寒天气里的雪是水晶雪，雪面偏硬，大头鞋踏上，发出生西瓜被踩碎的声音。近处的青石村已经有零星的爆竹声传来。我加快步伐，系紧帽耳，眉毛上挂满霜花，深一脚浅一

脚地跋涉在看不到路面的雪地上。在家家户户炊烟高高升起的时候，我终于赶了回来。屋外天寒地冻，屋内热气腾腾，炕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，家人们正在等我。我给二老拜过年后，一再道歉回来晚了。我不能说大雪阻路，而是要检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个小时动身。

这时，母亲笑吟吟地说：“喜鹊替你拜年了，今年第一拨儿拜年的是喜鹊。”

喜鹊拜年？我望着母亲，不知母亲指的是什么。

母亲指指窗外院子里的大杨树道：“你看看，那些喜鹊还在呢。”

喜鹊拜年

老藤

透过化掉了冰凌花的窗玻璃望出去，果然见到院子里的大杨树上落着十几只喜鹊。大年初一喜鹊迎门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吉祥之事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群喜鹊大清早一直在窗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母亲才说它们是替我来拜年的。

母亲把喜鹊拜年归功于我，是有原因的。我家在村子最南端，村子外就是被称为南甸子的讷漠尔河湿地。这一年因为雪大，一望无际的南甸子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，成了点墨不染的雪原。年前我回来给父母送年货，望着窗外白茫茫一片，对母亲说，这么大的雪，那些留鸟怎么办？

又过年了。这几天，大家都在忙着拜年。以往拜年都要上门，现在时兴“云拜年”。一早起来就拿起手机，忙着发微信或打电话，也有用其他方式的，不少都是隔着时空，不用亲自上门。

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，据说从汉代就已经开始。最先仅限于朝廷和家庭内部。朝廷在正月初一这天举行朝会，由百官向皇帝拜贺，称为“元会”。家国同构，君亲一体，家庭内部也有类似的晚辈对长辈的祝拜。后来才扩大到士农工商之间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民间习俗。千百年来，中国人遵从这种礼俗，躬身一拜，敬天法祖，尊上睦亲，尽显天地人伦之序，尊尊亲亲睦邻敦友之情。

所以，拜年就有许多讲究，包含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先说拜的对象和次序。现在大家都记得先内向外、先近后远的原则，即先拜家庭内部的长辈，再拜村中的老人和外面的亲友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儿时拜年，在拜这两类尊长之前，还有重要的拜，是拜天地祖先。中国农村一些地方保留有“出天方”的习俗，即在大年初一凌晨或清晨，在大门口摆上香案，一家人由家长带领，对着天地四方和祖宗牌位拈香礼拜。春节拜年据说便是由此演化而来。古时，在岁末年初要举行祭祀活动，祭拜天地祖先，祈福禳灾，后来才固定在正月初一，成为春节的一种节日活动。

拜完了这一拜之后，才依上述次序拜下去。有些地方民间有“初一拜本家，初二拜岳家，初三拜亲戚”之说，如此这般，一直要拜到正月十五前后。我家乡湖北黄梅还有“拜年拜到土地会（农历二月初），越拜越有味”的说法，可见持续时间更长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人心中抱着敬意，个个怀里揣着祈愿，俯仰天地，追思祖先，亲敬家人，多少恭敬、祝福之情，尽在这一拜之中。这是一年之中极庄重的仪式，也是一生之中不可忘却的礼俗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风俗殊异，拜年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同是拜年，却各有各的拜法。总而言之，大致归为两类，有的地方以下跪磕头为主，有的地方以躬身拱手为主，有的地方二者兼有。有的地方又分长幼，年长的躬身拱手，便算拜过了，只有小辈子或半大孩子，才补通一声，跪地磕头。

无论何种拜法，拜，都是中国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礼仪。古有“九拜”之说，《周礼》根据拜的不同对象、不同场合、不同性质，将拜的肢体动作，也就是拜的方式，作了细致区分，具体分为九种，称为“九拜”。“九拜”中，最庄重的是下跪磕头，叫“稽首”“顿首”，最简便的是屈膝拱手或躬身作揖，叫“肃拜”。今天拜年的两种拜法，下跪磕头类似于“九拜”中的“稽首”“顿首”，躬身拱手则类似于“九拜”中的“肃拜”，只不过古今的肢体动作和所用对象不尽相同罢了。

拜年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习俗之后，为了免除上门之劳、叩拜之累，便有“投刺”“飞帖”拜年的形式出现，即在一个特制的纸片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祝词，派人送达。贺年卡即由此演变而来。其实，如今的短信、微信等形式传递贺年信息，又何尝不是“投刺”和“飞帖”的一种现代转化呢？今天拜年的习俗虽然与古代相比变化很大，但内涵是一脉相承的，可以说是对古代习俗的一种“创造性转化”。

除了“投刺”“飞帖”之外，古人拜年还有一种简化的办法，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团拜”。“团拜”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拜年方式，前文说到的“元会”，可以说最早出现的一种制度化的最高级别的“团拜”。这种集中拜贺的方式，后来也在官员、书院、行会中流行，今天各种形式的“团拜”，都是由此演化而来。

对当代中国人来说，尤其打动人心并已经习俗化的“团拜”，莫过于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主持人热情洋溢地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年。那些祝福的话语，在那一刻，仿佛成为最美妙的语言，让海内外中华儿女欢呼雀跃，泪盈眶。

们到哪里觅食呢？

母亲说：“要善待留鸟，这么大的雪它们也不走，不容易了。”

村里多数人家院子里都有架离地面的苞米楼子，用来储藏玉米棒。母亲说，她要搓几穗苞米撒在雪地里，苞米粒喂喜鹊没问题，可是雀子吞不下，还要撒些谷子，甸子里的雪兔也可以来吃点。母亲说，人过年，飞禽走兽也要过年。母亲真的这样做了，结果，就有一群喜鹊盘桓在我家门前不肯离开。

我想，喜鹊不仅是替我，也是替那些享用过了苞米粒、谷子的留鸟和雪兔来拜年的。正是母亲的善心，让这些小生灵也体验到了过年的欢喜，能够与人同乐。

哥哥说，这些喜鹊想撵也撵不走，刚才你侄子放了一挂鞭，喜鹊飞到天上转了一圈儿又落了回来，看来是把这里当家了。

吃过早饭，我来到院子里，抬头望着杨树上的喜鹊。喜鹊生性活泼好动，总是在树枝间欢快地跳来跳去。这情景让我想到了唐代诗人司空图的那首诗：“翠衿红觜便知机，久避重罗稳处飞。只为从来偏护惜，窗前今贺主人归。”

喜鹊们该不是也在“窗前今贺主人归”吧？我走到苞米楼子下，抬手抽出两穗苞米，搓成粒撒在雪地上。黄澄澄的苞米粒，被白雪衬托得如同金珠一般。这时，大杨树上传来一阵喜鹊欢快的叫声，我理解，这是喜鹊的再次拜年。



拜年有礼

◀新年画《盛世新春去拜年》，作者胡贵峰。



老藤

透过化掉了冰凌花的窗玻璃望出去，果然见到院子里的大杨树上落着十几只喜鹊。大年初一喜鹊迎门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吉祥之事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群喜鹊大清早一直在窗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母亲才说它们是替我来拜年的。

母亲把喜鹊拜年归功于我，是有原因的。我家在村子最南端，村子外就是被称为南甸子的讷漠尔河湿地。这一年因为雪大，一望无际的南甸子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，成了点墨不染的雪原。年前我回来给父母送年货，望着窗外白茫茫一片，对母亲说，这么大的雪，那些留鸟怎么办？

